

肖洛霍夫评传

[俄] 瓦·李维诺夫 著

孙凌齐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97-1737

原作者: В. ЛИТВИНОВ

原书名: 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本书中文版由莫斯科文学出版社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和俄罗斯著作权协会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肖洛霍夫评传 / (俄罗斯) 李维诺夫著；孙凌齐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

ISBN 7-80109-544-8

I . 肖 ... II . ①李 ... ②孙 ...

III . 肖洛霍夫, M.A. (1905-1984) —评传

IV .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1622 号

肖洛霍夫评传

[俄] 瓦·李维诺夫 著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h t t p: //www. cctp. com. cn

E m a i l: edit @ cctpbook. 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65 千字

印 张：12.25

印 数：4000

版 次：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目 录

1	一、人的世界（代序）
22	二、肖洛霍夫笔下严酷的真实性
49	三、肖洛霍夫作品的人民性
80	四、来自人民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
122	五、悲剧的根源
172	六、谢苗·达维多夫的胜利
207	七、集体主义的道德
257	八、战火中的人们
309	九、心理描写的各种因素
372	十、总结

人的世界（代序）

本书第一版是在 1980 年肖洛霍夫 75 岁诞辰前夕出版的。现在书中谈的所有话题——当时全都是关于健在的肖洛霍夫。那时对未来、对以后的岁月满怀憧憬：肖洛霍夫将完成一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他将就当前大家关心的所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是，肖洛霍夫已经不可能完成自己的著作，不可能再给我们出谋划策，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扶持青年作家了……

我们所有的人、散文家、诗人、文学研究家经常神往的这个顿河维申斯克镇人已经不在世了。如今，文学领域、肖洛霍夫研究领域发生的一切，他已经看不到了。

1984 年 2 月肖洛霍夫逝世。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受到极大震动。

2 肖洛霍夫评传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苏联文化界著名人士签名的悼词中这样写道：“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生动描述了人民多彩的生活，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在诗歌和现实生活中广为流传。”悼词中还说：“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作品以其无法抗拒的艺术魅力描述了世界的革命变革，对人类整个进步文化的命运产生了非凡的影响。”

在悼念时，很多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的讲话仿佛代表了人民对肖洛霍夫的评价，我们已经看到，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啊。事实上，只有站在这座新墓前，你才最终明白失去了一位什么样的人物，明天以及未来的日子我们将不再拥有一位什么样的人物。我们的艺术在新的时期里将沿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并将随时感受到这位天才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离开了……”——不对，这个说法不适用于肖洛霍夫。

作家去世以后，特别是在我们意识到已经失去他的时候，他对新生活孜孜不倦的追求产生了更强烈的影响，而且不仅影响作家身后的文学创造，同时也促使我们以新的态度去阅读关于他的作品和从事肖洛霍夫研究。

当然，在本书准备再版时，对这些情况不能不有新的考虑：书是那时写的，现在来看内容如何，应该怎样去读？

另外还有一点。5年时间虽然不算长，但是肖洛霍夫研究工

作还是出现了一些进展，一批新作品又问世了^①，其中很多作品是最近几年为庆祝肖洛霍夫文学活动 60 周年、庆祝《被开垦的处女地》创作 50 周年而出版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召开了庆祝该书创作 50 周年大型理论研讨会，会议材料都已在报刊上发表）。这段时间我继续从事肖洛霍夫研究工作，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有《关于〈顿河故事〉》（《新世界》杂志 1984 年第 5 期）。

这些著述大都是评论性的，有自己的见解，也有严厉的批评。其中很多意见是针对本书第一版的。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才决定将这本书再版。读者在阅读中将会发现这一考虑。

现在我打算先从这本书的构思谈起。

肖洛霍夫研究是一个大课题。有些学者几乎一生就研究肖洛霍夫一个人。而且每个人都根据自己多年对肖氏著作的研究力求提出自己对肖洛霍夫创作的独到见解。当代著名文学家高尔基、

① 最近几年出版的关于肖洛霍夫的书籍有：《维申斯克的春天》（1980 年顿河畔罗斯托夫版）；《伟大的天才》（1981 年莫斯科版）；B. 古拉《〈静静的顿河〉是如何创作的》（1980 年莫斯科版）；B. 塔马辛《作家肖洛霍夫的创作风格》（1980 年斯塔夫罗波尔版）；K. 普里马《与世纪同在》（1981 年顿河畔罗斯托夫版）；H. 科尔苏诺夫《同肖洛霍夫的几次会见》（1981 年阿拉木图版）；И. 加夫里连科《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我们的同时代人》（1982 年阿拉木图版）；M. 尼库林《对〈静静的顿河〉一书的思考》（1982 年顿河畔罗斯托夫版）；A. 奥格涅夫《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人的命运〉》（1984 年莫斯科版）。关于他的文章有：A. 赫瓦托夫《当代文学研究作品中的肖洛霍夫》（《我们同时代人》杂志 1984 年第 4、6 期）；Л. 扎列斯卡娅《肖洛霍夫和一部苏联多民族长篇小说》（《苏联民族文学问题》杂志 1980 年第 6 期）；B. 科托夫斯科夫《有现实意义的传统》《明星》杂志 1983 年第 9 期）等等。

4 肖洛霍夫评传

罗曼·罗兰、福伊希特万格、海明威都对《静静的顿河》或《被开垦的处女地》发表过看法。

然而，关于肖洛霍夫创作的这门科学还十分年轻，刚刚开始研究一些迫切的、必须认真分析的问题：肖洛霍夫的创作风格、苏联文学界的肖洛霍夫学派、肖洛霍夫的国际影响……

这种局面同天文学的情况相似——当天文学尚不够发达时，对头顶上的天空的解释很简单，只能将天空中所有的东西描述和解释为肉眼所能看到的最后一颗星星。但是，当开始使用无线电和X光仪器、出现中微子和万有引力等理论后，只有在这时，人类才真正认识到，头顶上的天空是多么的奥妙。

这个奇特的现象具有普遍性。

普希金研究已经进行了100多年，普希金用过的每一个词的所有用法都经过研究、加上注释并收入多卷本《普希金语言词典》，然而，很多关于这位伟大诗人的文章还总是一开始就抱怨对某某问题的理论研究不够细致。即使研究荷马或《伊戈尔远征记》的学科也不那么轻松，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

在肖洛霍夫研究中，这种“无限宇宙”的奇怪现象看起来更加独特，而且所有变化都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

好像很久以前，就连阿·托尔斯泰这样敏锐的文学鉴赏家也曾说过，他认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只不过表现了对古老的哥萨克家族的看法、感受和关心……”^①在他看来，肖洛霍夫这部作品只是无数描写国内战争的“地方小说”的一部，30年代这类作品一部接一部问世，这些作品以多彩的笔调，从民族学的角度详细描绘了乌拉尔人、阿穆尔人、南方人、北方人的家庭风波及其“古老的”生活方式的翻天

^①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文集》(10卷本) 1961年莫斯科版第10卷第464页。

覆地的变化……

但是，几年后莫斯科高等院校为庆祝肖洛霍夫 70 岁诞辰联合举办了一次学术会议，与会者提出了整整 104 项“关于肖洛霍夫”的科研课题。104 项啊！可以说，这里面包括了所有的问题：从民族艺术创作的传统和当代关于小说命运的争论的角度来研究《静静的顿河》；研究这部现实主义叙事文学的典范，研究世界艺术创作过程的规律；通过历史哲学和经典作品，通过同普希金和果戈里、契诃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的比较来研究肖洛霍夫创作。

不过，在诸多研究课题中已经看不到这样的说法：《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只不过表现了……看法”的长篇小说。

肖洛霍夫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逐步成为真正的多层次的学科。

同样是这位阿·托尔斯泰，后来在谈到肖洛霍夫的小说时，称它为“整个俄罗斯的、民族的、人民的作品”，把“新社会在社会斗争的痛苦和悲剧中诞生的主题”^① 提高到新的水平。

在我们引用的天文学的例子中，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科学是从不同的方面并利用不同的条件来研究自己的对象的，即从普遍的光学仪器到伽马射线和红外线仪器。选择自己的“滤色镜”将会促进文学研究工作——全苏肖洛霍夫研究代表会议提出 104 项课题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用特殊的方式，有时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方式来阐述熟悉的问题时，往往能够更全面地表现问题的真正的多棱面和多层次。

不过，采取这种态度也要时刻防止出现片面性。只有将各个不同的方面加以比较，才能最终得出真正的立体的和可靠的完整

^①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文集》(10 卷本) 第 10 卷第 547—548 页。

6 肖洛霍夫评传

概念。

我们这本书反映的是肖洛霍夫的人道主义理想，它通过人物性格和形象，首先通过揭示人物的心理表现出来。可以说，人道主义体现在他的艺术审美形象中。

为什么这里把心理描写提到了首位呢？

当然，艺术作品中的所有描写——无论风景、肖像，还是细节、隐喻和对话，都能“表现”艺术家的人道主义理想（不过也可以表现反人道主义的理想：有不少作品通过作家的语言、创作体裁和创作风格赤裸裸地表现了对人和人类一切事物的蔑视）。任何具体艺术在表现作家的爱憎方面都不可能是中性的。

然而，最有表现力的、“具体的”人道主义观是通过艺术家一步步地挖掘自己塑造的主人公的内心，即通过心理分析表现出来的。

像《静静的顿河》或《被开垦的处女地》这类作品都是表现人的世界。在肖洛霍夫看来，人的心灵是真正的世界，是博大的、独特的世界，而周围的一切，历史上和宇宙间发生的一切也都是人的世界、人的天地，对我们来说，这里真正重要的是人的情感体验、理解和经历。毫不奇怪，肖洛霍夫是根据整个世界和历史现象来衡量自己塑造的主人公的内心境界的。

在艺术作品中，如何描写主人公的心理特点并根据艺术需求对材料进行取舍总是由人道主义观决定的，而人道主义观是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在整个艺术方针的内容中形成的。

比如，古典主义推崇理想的个性，即拥有健康头脑和高尚道德的人，因此，古典主义艺术家们试图用理性，用“善”和“恶”来表现作品中的人物情感。而浪漫主义作家在心理上首先要描写的是那种强烈和奔放的、非常矛盾的、不受“合理性”束缚的情感。

目前现代派艺术的最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心理范畴来展示自己对人的态度：在现代派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连贯的现实主义感情，为个性的危机和人们可怕的孤独而呐喊的感情。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无需作家郑重宣布或发誓表示愿意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对人的真诚关怀，来证明人的精神世界是当前世界上惟一现实和最珍贵的财富……

我们不能理解肖洛霍夫有一次流露出来的困惑：“人道主义、对人和人类的爱……这个概念却被不同的人按照各自代表的人类社会的那部分力量的好恶作出不同解释！”^①

作为《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作者，既要描写主人公的心理特点，又要考虑到关于人的完整概念，这种复杂的关系始终困扰着他，在漫长的创作道路的各个阶段都是如此。

肖洛霍夫“开始”创作时，正赶上轰动一时的、人人关注的关于艺术心理描写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使我们的文学受到直接冲击。在不同阶段参加争论的有：左翼艺术战线（简称“列夫”）和《超越》^② 苏联文学小组、诗歌语言研究会、革命艺术战线、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拉普”）、“文学战线派”和“岗位派”。在 20—30 年代的大转折时期，文学杂志上只有：心理描写、非心理描写、内心世界、潜意识、反省……等字眼。

心理描写既是奠基石，同时也是绊脚石。

我们的艺术当时还十分年轻——还没有发育成熟，许多事物对它来说都很新鲜。它敏锐地认识到心理描写和人道主义理想之

^① 《人道主义者乃是善于斗争的人》（1966 年）——载于《肖洛霍夫文集》（8 卷本）1969 年莫斯科第 8 版。以下肖洛霍夫所有政论作品——随笔、短文、小品都引自这卷书（专门注明的除外）。

^② 《苏联文学史》（1982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中译为“文学团体山隘”——译者注。

间的这种直接联系：如何描写人——在这里意味着：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社会中的人——这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问题。

肖洛霍夫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高尔基关于创造作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组成部分的文学的思想感染了我们这些年轻的作家，于是我们不顾一切地在激烈的争论中探索新的文学道路，探索能够表达和包容我们志向的新的形式。”^①

如今，站在我们文学界目前的高度来阅读那些老杂志，你就会发现，那场争论有很多过激的、不可思议的、甚至荒谬的成分，某些心理描写行家们始终没有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然而，这场争论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这是一场广泛的共同探索，是关于创作的一场大辩论——不是讨论修辞方面的标新立异，也不是论证纯“试验室的”具体问题，而是关于主人公的一场争论，这是整个世界文学前所未闻的新问题。

主人公是什么人？把他塑造成什么样？是否需要主人公？

比如，当时影响很大的“列夫”们普遍认为，主人公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已经过时，因而宣布坚决反对对人的个性的描写，反对艺术中的心理描写（按他们的说法，这是“心理扭曲”和“心理变态”）。“列夫”的宣言号召“坚决抨击唯心理主义”。他们撰文警告：“无产阶级作家在心理方面的追求越强烈，害处就越大！”^②“列夫”主张在文学中取消“生动描写”，推崇实事报道、新闻和标语以及漂亮口号。他们把这些称为“事实文学”。他们蔑视心理描写，最后导致蔑视人自身：“列夫”的作家们对人不

^① 《同〈共青团真理报〉记者的谈话》（1970年）——载于《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创作的国际影响（资料和研究成果）》文集1976年莫斯科版第10页。

^② 尼·丘扎克《调和病态心理》——载于1927年12月24日《读者与作家报》。

感兴趣，因为人妨碍创造“事实”（B.O. 佩尔佐夫后来在自己的书中解释道：“马雅可夫斯基鞭笞的那种小市民就在‘列夫’中……‘列夫’里面是一群口头上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词句的小市民，他们否定思想、艺术、感情以及其他‘多愁善感的废话’，否定艺术中所有的美，否定过去的文明，将‘事物’和‘社会任务’奉若神明……”^①）。

当然，只根据文艺团体的宣言来评价文学的做法是错误的，实际创作要复杂得多。但是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宣言的影响。

《超越》文学小组给文学带来很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但是该小组理论家关于心理描写的某些观点也有不少错误成分。在揭露“列夫”虚无主义的同时，《超越》小组的文学家们坚决反对“把人公式化”的任何做法，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揭示“日新月异的思想和感情色彩”^②，“以现实主义态度反映自己的惟一传统”^③。然而，在《超越》派的实际创作活动中，这些善良的愿望有时看来是极其片面的：人为地将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同现实割裂开来，认为“心理活动”、直观和超感觉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在他们看来，人学的真正典范主要表现在过去的古典作品中，在这方面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能力有限，因为现在把心理描写同世界观问题，同当前大家关注的问题对立起来。

“拉普”的理论家们口头上也热爱文学中的心理描写。但那是一种奇怪的爱……

他们的文章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与《超越》派不同，他们不仅不抹杀心理描写同社会现象的联系，而且还把自己

^① B. 佩尔佐夫《马雅可夫斯基》1956年莫斯科版第318页。

^② 《文学宣言（从象征主义到十月革命资料集）》1929年莫斯科版第276—277页。

^③ 1928年3月17日《读者与作家报》。

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理解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拉普”的作家把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和内心活动都看作个人的阶级本质，把所有情绪都当作社会行动。而且，“拉普”派提出的主要理论就称为“活生生的人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产生就是为了颂扬心理描写，打击“列夫”和结构主义者的“无人道性”。“拉普”的理论家们号召向古典作家学习，重视过去的心理描写经验发展地、辩证地对待活生生的人的内心世界。然而，“拉普”却想利用这些观点将细腻的心理描写方法变成一根棒子，用它来整顿文学秩序，划分正面作品和非正面作品……

但是，“拉普”描写的“活生生的人”往往是一尊完美的雕像——表面上看是人，但却不会走路，而且丝毫不比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理论家多年来强加给文学的那个“钢铁般的无产阶级”强。试图按“拉普”的方针写小说的作家，与其说在研究当代人的心灵，不如说在用标准件组装人的心灵——主人公的“感情”不是个人经历的体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作者最终像他们的反对派所描写的那样，同他们猛烈抨击的《超越》派和“谢拉皮翁兄弟”一样，投入了弗洛伊德学派直觉主义审美观的怀抱（50年代，文艺批评中曾一度谈起“应区别对待主人公的情感和品质”，“可以有点缺点和古怪行为”之类的话题，而这只不过是对“拉普”关于“活生生的人”的方针的一种可怜的反映。“活生生的人的理论”不仅对今天有害，对明天也不利）。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情况：在那场关于文学的新型主人公及其心理描写的激烈争论中，没有一个作家……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经常被提到。

是把新的无产阶级的艺术塑造成现实主义艺术、继承世界现实主义，首先是俄国古典作家（托尔斯泰等人）的遗产，还是按照“列夫”、结构派和意象派的要求来塑造艺术？这个问题当时

困扰着很多人，于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名字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这场争论中。尽管表面看，这位“贵族文学的典型代表”同那些极其鄙俗的新艺术理论家们毫不相干，但这些俗人却自觉不自觉地向托尔斯泰宣誓、祈求、诅咒……

应该指出，当时无数文学团体的理论家和权威人士往往都是些平庸之辈，没有与众不同的知识和才能，但却有满脑子的古怪想法，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创出惊世之举，以示同过去的、“贵族的”、永远被抛弃的思想截然不同……但是“理论家们”没有发现，虽然他们经常提出离奇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实际上是“重弹老调”，他们要背叛某种理论，但使用的却是这种“理论”的方法：他们用先验论评价现实中的人物——先提出人物品质的“标准”，然后把标准具体应用到艺术中去，现实生活只不过是作家根据理论为自己挑选必要的情节和细节的场所。

于是就出现了“事业型的人”、“思想型的人”、“情感型的人”、“普通型的人”等模式（最后这个人物模式在新艺术的早期影响很大——这是对旧的资产阶级艺术的个人主义的直接挑战，是把个人理解为革命沧海中的一粟：没有我的、个人的特殊的东西，有的只是我们的完全献身于新社会的生活！人只有当他体现在这个共性中时才是有意义的）。

所有关于“人的模式”都在力图简化人道主义问题，从唯理论观点来分析心理过程，然而列夫·托尔斯泰这个严肃的人物却使我们看到了另一面：揭示“心灵的辩证法”是一项痛苦的过程，作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才华和丰富的生活经验，继承以往文学优秀的古典现实主义传统：这个传统不是先验地提出关于人的构想，也不是体现一定的道德或政治规范的人物“标准”，而是在直接研究生动的生活的基础上塑造人，是对同时代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进行细致的、全方位的艺术观察的结果。

新世界年轻的艺术就要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

夫……手中接过伟大现实主义接力棒，我认为，这对它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当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所有现实主义一样，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艺术心理分析的性质、目的和手段以及同其他创作原则和特点之间的关系问题。苏联文学最严肃的艺术家和理论家懂得，我们的心理描写应该直接取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即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经过历史上最现实主义的革命考验、正在地球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人。

同这种丰富多彩的现实相比，任何先验的、想像中的脱离生活的“思想型的人”，任何这种人的模式，即使用最革命的词句来包装，也是微不足道的！

……正因为如此，当时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心理描写的辩论中以及作家的所有政论作品中，经常提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当时有些文章还以不容调和的口吻提出：或者同意托尔斯泰，或者反对托尔斯泰！

可以想像，刚刚步入文坛的年轻的肖洛霍夫是怎样对待这一选择的……许多年以后，他在纪念托尔斯泰诞辰 150 周年的会议上说出了他一生的感受：“……一位多么伟大的人。你每次阅读都会感到很亲近。他的书你不仅青少年时读、成年时读，老年时也要读。而且每次读时都使你有新的收获……比如《哥萨克》……我记得小时候阅读时就强烈地感受到他写作的技巧、作品的广阔范围以及故事的真实性等等……说实在话，我们都应该感谢这位老人。至今他仍在美化生活。如果没有他，文学、俄罗斯文学将会是什么样子。这样的人太少见了……”^①

关于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这两位两个时代的天才人物之间的

^① 米·肖洛霍夫《他仍在美化生活……》——载于 1978 年 9 月 7 日《消息报》。

“相互关系”以及《静静的顿河》同《战争与和平》的复杂联系，以后会有大量的作品问世，而且其中肯定有一章谈托尔斯泰的“心灵的辩证法”对肖洛霍夫的心理描写手法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显而易见的影响。

而且不只影响肖洛霍夫的心理描写……

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在伟大的转折时期，不应该把列夫·托尔斯泰这个人物只当作学习的榜样，还必须认识到，既要学习托尔斯泰，又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克服托尔斯泰，应寻找新的心理描写原则，来反映这块不同寻常的革命处女地和史无前例的人的内心状况以及肩负社会主义建设、改造世界及自身的广大群众的自我意识……毫不奇怪，一些人将列夫·托尔斯泰视为艺术心理描写领域的一面最可信赖的旗帜，而另一些人则完全把他从现代航船上抛开。毫不奇怪，绥拉菲莫维奇和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和布莱希特、梅耶霍德和多夫任科、爱伦堡和巴格里茨基、纳齐姆、希克梅特和巴布洛·聂鲁达……对社会主义艺术的心理描写规律都有各自不同的独特的理解。

对这块革命处女地提出的这个主要任务还要作一补充，20—30年代，在世界文学，首先是西方和美国文学中，研究和表现人物心理的艺术手法问题似乎被过分复杂化了，出现急剧的转折：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伍尔芙、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一方面，司汤达和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旧的心理描写手法的潜力被广泛发掘出来，另一方面，有些人欣赏标新立异和猎奇，完全背叛创造了心理分析的现实主义原则（这同经验批判主义的情况完全雷同，经验批判主义打算对唯物主义“稍加修改”，结果却改得面目全非）；所有这些不可能不在年轻的苏维埃文学探索工作中反映出来，甚至表现为互相排斥和暂时的直接对立。年轻的苏维埃文学不可能不敏锐地感受到明天的压力，感受到人与社会联系的极端复杂化，感受到四分之一世

纪以后被称之为科技革命的现象。而当时已经不可能不对这些变化有所考虑……

这是一个广泛的、全球性的过程，已经形成一种力量，将以非同一般的形式闯入年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来。

派别文学的“理论家们”要求严格按照宗派主义的所有原则来反映现实，于是反革命拧紧自己的“理论螺丝”，而真正的大艺术家则一个个地从狭窄的派别“束缚”中挣脱出来，投入广阔的生活，投入真正的艺术：帕斯捷尔纳克无法同“列夫”相处，安德列·普拉东诺夫和马雷什金受到《超越》派的排挤，接着，绥拉菲莫维奇和富尔曼诺夫又同“拉普”领导人发生冲突。当时暴跳如雷的“列夫”们对马雅可夫斯基进行了多么恶毒的攻击！

实际上，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在艺术心理描写方面开创了新的篇章，这部书最早描写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他描写的是世界文学中前所未有的人，是十月革命造就的人（而宗派主义评论界对这部书或根本不重视，或蔑视为随笔和简单的回忆笔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法捷耶夫的《毁灭》对心理描写艺术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作者从西伯利亚游击队员身上发现了“心灵的金矿”（“拉普”认为这部小说只不过是贯彻“活生生的人的理论”的一个范例）。

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对所有“狭隘”的小团体及有标新立异的宣言的人都会构成威胁，于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拼命地反对优秀作品，反对真正的人学！

而这时，高尔基的《克利姆·萨姆金的一生》已经同读者见面，这部书是一个典范，它表明，甚至从顽固反对新事物的人的内心活动中也能看到革命时代的影响；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的《獾》、康·费定的《城与年》、阿·托尔斯泰的《伊比库斯》、伊·巴别尔的《骑兵队》、莉·谢芙琳娜的《维里尼亚》、费·格拉德科夫的《水泥》、瓦·卡达耶夫的《盗用公款者》、米·左琴科、安·